

**编者按:**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,“社工”,这个称呼日渐被大众所熟悉,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群体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的角色。

截至2022年9月20日,全国已有92.9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。社工们秉持“助人自助”的理念,穿起基层工作千根线、架起座座连心桥,为建设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贡献着光与热。这份职业有什么样的苦乐?如何在这平凡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更大作用?记者与您一起走近他们,探寻答案,倾听心声。

社会工作者:

## 搭起“连心桥”,让爱与帮助近在咫尺

“还记得4年前,刚通过考核成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不久,我又主动参加考试,取得了一个新身份——持证‘社工’。这让我的工作更专业。很感谢自己当时的选择。”站在万家灯火的社区里,已经成为社区工作“主力”的小诗对记者说。

2018年,英语专业毕业的小诗开始做社区工作。一上手,便感觉到了“本领恐慌”。次年,做足功课的她考取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,成了一名专业社工。“很快,我发现身边考这个证的人越来越多。街道、乡镇的工作人员,还有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,都来了。”

像小诗这样的社会工作者,近几年不断增多。据民政部数据,2019年以来,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报名人数以每年10余万人的数量逐年大幅递增,考生涵盖了社区工作者、社会组织从业人员、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应届毕业生等多个来源。

### 重要性凸显 社会认知度仍待提升

“社会工作者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行动主体。”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刘晓峰介绍,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国社会工作迈入新发展阶段,出台了不少政策文件促进专业人才培养。“尤其是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等大城市以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,社工行业发展比较成熟,大家对这一职业的认知度高一些。但从整体上看,大多数人对社会工作和社工专业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了解不够,有不少人把社工当作志愿者,或等同于社区工作人员。”

一项小调查显示,参与投票的网友中,33%对社工专业几乎完全陌生,35%听说过但不清楚身边有无社工机构,15%接触

过少量社工有一定了解,只有17%表示自己“很了解”。

这正印证了小诗的切身体会:“大家常常感觉不到社会工作者的存在。可能是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,润物细无声。其实,我们的服务就在您身边。比如社区里,办理各种手续、督促管好宠物、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,都有我们参与。”

浙江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新田园社区党委书记李开珍从2007年开始从事社区工作,在她看来,居民的美好生活除了社区工作者细致服务外,也越来越离不开专业的社工队伍。“服务要讲求精细化,专业的事情还得靠更多专业人才。我们鹿城区2018年开始公开招聘专职社工。也有很多地方政府采用购买服务的形式,请专业的社工团队上门为居民提供相关帮助。比如社区养老、居民心理咨询、重点群体关怀,可多着呢。”李开珍说。

### 提供“大帮助” 也增添“小美好”

在快乐沙爱心帮扶中心负责人林风谦眼中,社工是连接不同社会群体的“连心桥”。

十年间,身为“资深社工”的林风谦一直把山东青岛市虎山路街道汇益港湾当作“阵地”,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。有一天,他回到老家村里,发现很多乡亲常年生活在外,“老宅子荒废了,门前的枣树也没人打理”。他想到,何不把这样的空置房屋利用起来,为村里建书屋呢?想法得到了村民们一致支持。很快,在他和社工组织的帮助下,书屋建起来了,大家

以此为平台,邀请各行各业的能人回村做讲座,“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,生气蓬勃”。在他看来,社会团体发挥作用的形式非常灵活,能较好地协调各主体,实现承诺、互助、互惠。

社工的力量,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牌坊村黄龙岷村村民潘超也深有体会。

2015年,赶着黄龙岷打造“茶文化特色休闲旅游村”的热潮,潘超回乡开办农家乐。一开始,村里几十家农家乐各办各的,效益都上不去。四年后,在政府和社工共同帮助下,黄龙岷农家乐协会成立了,一盘散沙的农家乐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团体。潘超积极加入协会,很快发现力量大了不少:“有了规章制度,大家劲儿往一处使,互帮互助往前走。社工们金点子特别多,组织我们办音乐节、搞采摘,游客真是越来越多了。”

对村民们来说,社工不仅推动了产业发展,更给他们增添了不少“小美好”。“这些年,日子过得丰富多了,有滋有味。社工们组织‘茶乡丽人营’,把我们‘半边天’聚到一起培训技能;给孩子举办书法、绘画等培训班,带他们了解节气、体验蔬菜储存,又好玩又学本事;老人家也经常一起包水饺……”潘超说得如数家珍。

2020年9月,全国首家以社会工作为主题的“如愿社工村”在牌坊村揭牌。作为督导,南京工程学院社会工作系教师、南京红叶社会工作服务社理事长张伟见证着

牌坊村这些年来的喜人变化。“这些实实在在的进步,让我们对社会工作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有了更深思考。我们希望以此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,打造从‘社工助人’到‘村民自助’再到‘主动互助’的全闭环服务圈,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。”

刘晓峰认为,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步伐加快,社会工作将在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“现在,很多乡村设置了社工站,‘一村一社工’目标稳步推进,农村社会工作人才总量已经出现较大缺口。下一步,要壮大社工队伍力量,提升服务的覆盖面和有效性。”

### 给社工更多获得感

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后,王琪选择做一名社工,这让她成为全班同学中的“独一号”。

王琪的老师谢倩雯研究员告诉记者,据统计,社工专业对口就业的毕业生仅占总人数10%~30%,大部分学生流向了机关或企业。影响社工专业就业吸引力的,除了薪酬偏低、工作内容琐碎,还有对于社会工作认可不足等多种因素。

王琪说,自己开始也犹豫过:“除了公认的‘工资低’之外,我还担心自己是个社会经验‘小白’,服务对象向我求助时,我不知道怎么帮他们。”而改变她想法的,是实习时的经历。第一次带小组,她对自己的服务水平很不满意。但最后一次活动时,一位小组成员在黑板上写下

“感谢王琪老师”,大家报以热烈掌声。看着一双双真诚的眼睛,她顿时觉得一切都值得。

“工作中,我不断收获服务对象对象的肯定。他们中有些人还会对我说:因为你们,我们的条件变好了。你们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吧。这让我很感动。我时常觉得,我们工作是为了‘治愈’服务对象,服务对象又何尝不是‘治愈’了我们呢?这才是‘助人自助’的真正内涵吧。”王琪说,“我们不仅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具体问题,更帮他们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个过程中,我发现自己进步也很快。”

“获得感”几乎是所有社工都会提到的词。小诗曾经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,收入不少,但工作无趣,疲惫的她想追寻更多意义,便回到了家乡——一个东部沿海的小城社区里,“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”。投身社工行列后,她逐渐感受到另一种乐趣:“一开始的手忙脚乱过后,我发现,每次帮居民解决一件事,调解一桩纠纷,都会特别有获得感。工作比预想要忙,工资自然也不如以前,但我不后悔——以前的我并不知道,自己还能给别人做这么多有价值的事。”不过,说到未来的规划,小诗也有些迷茫:“虽然我很喜欢社工工作,但职业上升空间的确比较小,同事和领导都鼓励我考出去。”

刘晓峰认为,当前社会工作存在薪酬待遇较低和职业晋升渠道狭窄两个主要瓶颈,而且社工要下沉基层,工作内容较杂、工作环境较差,影响了职业吸引力。如何拓宽专业社工人才的晋升渠道,是亟待破解的一大难题。另外,稳定的社工队伍依赖于可持续的社会服务项目。“目前,政府采购社会服务是这类项目经费的主要来源。未来还需探索更多社会服务提供模式,吸引多方力量踊跃注入。”刘晓峰说。(小诗为化名)

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